



汪星宇
刘恩保

著

十万大山里，
讲个故事给你听

或许，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你。
他正在某个地方，
做着你想做的事，过着你想要的生活。

在另一个地方，
我听过
你的名字



在另一个地方，

我听过你的名字

汪星宇
刘恩保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另一个地方,我听过你的名字 / 汪星宇,刘恩保
著. —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5639-6151-1

I. ①在… II. ①汪… ②刘… III. ①纪实文学—中
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2391号

在另一个地方,我听过你的名字

ZAI LING YI GE DIFANG, WO TINGGUO NI DE MINGZI

著 者:汪星宇 刘恩保

责任编辑:钱子亮

封面设计:资源

内文摄影:乡村笔记 王征彬

出版发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邮编:100124)

010-67391722(传真) bgdcbs@sina.com

经销单位: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889毫米×1094毫米 1/32

印 张:8.5

字 数:219千字

版 次:2019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39-6151-1

定 价: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向/着/光/亮/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序 曲

走到银河尽头，让自己成为光

虽说现实不总是给予我们期许的事物，但怀抱着热望的期许，总不至于让我们一无所获。我从不问“意义”，因为和走过的路上遇到的烟花、雪花相比，只有鲜花的终点显得太过寂寥。

〔1〕

山花漫岸的江边，白雪覆盖的群山呈现出温柔的曲线。小舟徐徐前行。当年，沈从文先生就是从这条江上坐船回家的，沿途观赏风景，写生绘画，给妻子写下一封封真挚动人的书信。他说自己好像忽然明白了很多人事，见识了一个大得多的世界。

冬天的时候，我们带同学们到湘西写作采风，刚好遇到五十年不遇的大雪，就在雪地里打雪仗，坐在脸盆里滑雪。山上的村子断水断电，没有空调，我们就用冰雪洗手，喝山下运上来的水。村子里孩子们的冬日活动很纯粹，踩在用竹子自制的雪橇上滑雪，和我们玩得不亦乐乎。

出发时，因为雪天路滑，所以改坐火车。对于很多同学来说，这是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在火车延误的一个半小时里，写作老师穿着巨大的鲜黄色羽绒服，戴着“小蜜蜂”扩音器，在时而被打断声音的广播中讲《楚辞》，讲当年屈原在四野荒芜的沅江上漂泊时，如何写下了流传百世的诗篇。

他像黄色的热气球悬浮在候车室中央，同学们则侧着小脑袋，在人声鼎沸中聚精会神地听课。

在水电不足的屋内，我们烤火取暖，围坐在火堆边，听火中偶尔迸

出的噼啪声，头顶上则悬挂着被烟火熏黑的腊肉。写作老师借此讲起了诗歌中的冰雪：“冰雪相击的声音，悦耳动听，是水做的铃铛，有如玉琤，但又更加清脆玲珑。白居易正是想象着这样的场景写下了‘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的诗句。”

我们每个人都幻想过鲜衣怒马、气冠芳华，一根竹杖一顶斗笠穿梭江湖，寻章觅句。关键不是文字华丽与否，而是哪个瞬间能闯进你的内心世界，在荒芜中开出花来。



湘西的冬天，很冷。我们十二月份过去的时候，天气预报显示是四摄氏度，但体感温度却在零摄氏度以下，冻得我早晨醒来就跑去二十公里外的集市上买了件羽绒服。两件羽绒服一起穿着，才稍稍暖和一些。

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要脱下手套在手机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文句，不用描绘也能想象到有多难受。手指的关节因为按得太过用力而有些发白，皮肤被冻得通红通红的。

可再冷的冬天，等一等也就过去了，来年春天山上的桃花依旧会烂



漫盛放，开满村坞。

暴风雪过后，我们带了二十七个初高中的小同学去湘西，跨越城乡隔阂的“最后一公里”：在雪竹琳琅中品读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欣赏冬日湘西青山玉骨的风景，学习创意写作，进行社会调研。

经过一年，我们达成了当初创办“乡村笔记”，从事乡土研学的愿景：带五百个城市孩子去乡村。如今，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折腾”：把乡村的孩子带到城市，上职业教育和生涯规划的课程，帮助他们开拓更多未来的可能性。

所以，看吧，生命其实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没有毫无波澜的一帆风顺；同样，即便一时走投无路，也不会一直山穷水尽。

有了决心，一切远方，皆可抵达。

〔2〕

“大家好，这里是乡村笔记”——距离我第一次在键盘上敲下这句话，已经过去了一年有余，四十多万字藏在春夏秋冬的轮回里。

“城乡”这两个字，可以说概括了一个人所有的和生活里所有的人。远方的山林、火塘、江水、木船是理想中的诗意栖居，而朝九晚五、浪迹天涯的斜杠人生则是生活的理想样貌。

也许是因为学习繁忙、工作繁忙、交际繁忙……总之是各种繁忙，所以一个人曾经做过的梦仿佛不作数了似的，都被加上了“下一次”的前缀——想要去的地方一等再等，想要做的事情一拖再拖。等到某天回想起来，才发现过去的的时间里连一个可以作为标记的回忆都没有，然后只能沉重地叹息一声：我长大了啊。

但这真的就是所谓的成长吗？

如果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现在、马上、立刻出现在眼前，你是否有



勇气与决心去抵达？

以前的老朋友们曾经羡慕我们团队说走就走的自由。无论是不是节假日，只要地点确定，就能立刻背上包，踏上次日的火车，去往湘西、川西、广西、宁夏、云南……

天南海北，我们用双脚去丈量。

你肯定会想问：“你们准备的时间那么仓促，如果买不到火车票怎么办？”

这是个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买不到票，那就开车去呗。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三次往返上海与湘西，行程超过一万公里。

是不是很羡慕？谁都想过上既能朝九晚五，又能浪迹天涯的自由生活。可这样的自由很多时候都是虚无缥缈的，因为一时说走就走的任性、在远方陌生环境下的苟且和回归之后更加忙碌的痛苦，是撑不起完整的人生的。

为了筹备寒假去湘西的项目，我们“挣扎”了一百八十多个日日夜夜。在冬天的深山里，面对五十年不遇的大暴雪，山村断水断电，甚至经历了轿车卡在沟里只能靠人力抬出来、在雪地里滑倒手臂骨折、食物中毒等“绝境”，每个人在项目结束后都大病了一场。

“湘山沅水凄凉地，二十三周弃置身。”我们彼此调侃。

曾有无数的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为什么要带着更多的人一起走……安安稳稳地坐在写字楼里做一份不用经历风雨流霜的工作难道不好吗？

好，当然好，那样至少可以不用晒得那么黑。但想要动身的理由也很简单：无论去与不去，故事就在那里。城市里的生活足够安稳平和，不过你每天看到的树和道路是一样的，建筑是一样的，地铁班次是

一样的，甚至连上面的乘客都会觉得面熟。在这样的日常中，没有“长大”，只有不断被消磨的意气风发。

即使知晓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限制和不如意，却不被其围困，清晰地知道“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要去哪里，去完之后我要做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可惜的是，在没有足够广阔的视野、足够深刻的认知之前，许多人都前行在一条不知起点、也不知终点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带着一颗迷茫的心坚持远行，所带来的不是自由，是更大的迷茫。

关于“如何自由”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决心带来自由。”

〔3〕

“我用一年的时间去遇见，最终遇见的却是我自己——是更加宽阔、厚重、自由的自己，也是和任何人没有什么不同的自己。”

急剧流逝的时间总让我有种“自己已经很老了”的错觉，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想要一杯热茶暖暖身。而变幻莫测的空间又常常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从海边深邃的夜空飞往大漠，落地时天边有着残虹似的霞光，仿佛时间倒流。

二〇一九年跨年夜前夕，冬天的上海感觉像是吹刮着西伯利亚的冷风。云端之上，乘飞机前往云南，然后决定全国各地转悠，看看能不能再次遇见故人。

此前一年对我来说弥足珍贵，一边带着城里的孩子走遍少年梦中的山河烂漫，一边跨越连绵群山把乡村的孩子带去他们从未见过的灯火辉煌。一路上，所有艰辛和困顿都被相遇的欣喜驱逐，是那些转瞬间天涯海角的友人让黑夜的路有了指引，让踽踽独行的跋涉能穿越云雾一览众山。

天南海北的旅途，最终由两个人完成。一个人向北，一个人往南；一个人在大漠千山中漫步，一个人在江河湖海上航行。

向北的人，坐在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上，和想要变瘦的少年聊人生；沿着公路去看栽种着胡杨和红柳的沙漠，与那个不爱回家的人讨论阳光；在崎岖的山路上看车手飙车，听他讲风驰电掣的往事。

向南的人，在海边挂满灯笼的村庄眺望远行的船，翻看年少时奶奶讲述的大海的童话；到桃花盛开的江岸边，看石上泼墨，如同花瓣绽放，似锦繁花美好得看不真切；在山上的村庄，爬到屋顶上看日落，曾经想当作家的男孩在旁边敲打着键盘。

当两个人行走的江河湖海和大漠千山汇聚在一起，会勾勒出怎样的画卷？

因为向往以梦为马的生活，所以随处可栖，这大概是保持心灵永远年轻的一种好方法。从不遵循旅游攻略循规蹈矩地走，而是有时在公路上拐进偏僻的山沟，有时闯进一缕炊烟升起的雪林，在那里和一段故事相遇。

接着，潮水般的人生片段纷至沓来。

潇洒地行走，庄重地对待路程，欣于所遇，这是极其幸运的事。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能住在山上，听到鸡叫时可以晒到太阳，夜幕笼罩时枕着星光入眠。我不需要房子，也不需要家具，夏天可以睡在树林间的吊床上，或者在树冠里搭一间小屋；冬天到山洞里去躲避风雪，点燃篝火，烧一锅热汤。我可以漫山遍野地种植茶树，有几只小羊在山间跳跃，稻田里游动着鲤鱼。

虽说现实不总是给予我们期许的事物，但怀抱着热望的期许，总不至于让我们一无所获。

我曾经想要寻找一个世外桃源，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世

界上有没有一种超脱世外的生活存在，既可以无忧无虑，又不必担忧世俗的烦恼？

答案当然不会是没有，但在抵达桃源之前，每个人都有很长很长一段路要走。那些年，谁不是在艰难和困苦中奋力成长？

所有小说、影视里叱咤风云的主人公，创作者在创造他们时从来不是抱着“为了让读者和观众模仿”的目的，而是希望人们看到另一种态度，另一种活法。

那些风雷赫赫的人生，有的像是太阳那样光彩夺目，有的像是水滴石穿那样令人感慨，有的甚至称得上是光怪陆离……但有人在永远发光发热。昼夜更替，星辰轮转，对季节变迁愈发敏锐的感知，象征的不仅是年岁的增长，更是逐渐学会了感同身受，用一颗带着温度的心去看待陌生的一草一木。

在草原上，人们只谈论牛羊、歌谣与青草，但那在仙境般的山谷中放牧的少年，却做着关于银河与铁轨的梦。

在烟火盛放的天空下，带着“学霸”光环的女孩却想要戴上面具逃离，逃到广阔无垠的海边，却始终没能逃过她自己。

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向往着南方温暖的花海，但在离开之前却想要用自己最后一点力气握住朋友的手，照亮他心灵的暗影。

如果你的心足够有温度，那么即使在寒冷彻骨的雪夜天，在漆黑恐怖的深水里，在焰光炽热的火海中，也能跨越距离与他人拥抱。

于是，问题的答案不再重要。因为我们的灵魂可以在天南海北徜徉，身处不同地方的我们可以相互理解，身在不同世界的我们可以相互包容，和与自己不同的人交流，最后，故事的梦幻与现实的灰烬融合，在一切刺眼的不同中我们会看到相同，所有情感内蕴于心，不言而喻。



〔4〕

太阳会有落山的时候，被群山遮挡，但太阳落山后会有月亮；月亮会有被云层遮住的时候，但会有银河横亘在天幕上。

只要你自己不犹豫，不彷徨，又有是什么样的黑暗会遮挡未来？

年末的最后一天，在机场候机。人群来来往往，像是过冬的候鸟一样想要逃离寒冬，追逐明亮和温暖。

我坐在椅子上，一边听音乐一边翻书。书是在机场书店关门前最后一刻买的，讲述的是亚特兰蒂斯的神话。

如果真的存在亚特兰蒂斯的话，那些生活在海底的人们会不会为看不到光而发愁？

其实海中是有光的。曾有一个朋友在海边体验深潜，他说，四周有着很多散发着微光的浮游生物，美丽得像是银河。越往深处去，就越想在模糊的黑暗中寻找光的源头。

“海洋不只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它是我们自身。”这句台词来自一部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或许它的意思是，那些映在眼中的光，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喜欢看每个夜晚的星空，喜欢吹每个地方的风，喜欢听每个人的脚步。三岁时看的星星和三十岁看的星星是不一样的，北方的风和南方的风、江上的风和沙漠的风也是不一样的。我从不问“意义”，因为和走过的路上遇到的烟花、雪花相比，只有鲜花的终点显得太过寂寥。

夜色中，沿着银河倒映地面的光线在河谷行走，每一条分支的岔路都意味着选择和取舍。我没有选择任何一条已知的岔路，而是拐入森林，爬上山顶。前面悬崖峭壁，银河仿佛也在这里延伸到了尽头。

当晨曦的金光突破黎明前最后的暗沉，突如其来的光亮让眼睛眩

晕。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无数表示年岁逝去的华丽词语，都无法描绘眼前的日出。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等待同样的日出，等待着同样被期许的明天。也许每个人的明天都各不相同，但在那闪烁的万千光影中，你会看到有一束光属于你自己。

这个世界从不缺乏优秀的人，他们闪闪发光，耀眼得如同太阳；但这个世界缺乏自己在发光，也把光照向别处的人。也许我们无法成为太阳，但即使是星星和月亮，也会为人们带去温暖和梦想。

走到银河尽头，你会成为光。